

和平之格遐迩願同

英宗皇帝即位祭諸廟

此者皇帝祇適先猷嗣隆不御名需宣太賚敷告多

方欽修三止之宗祇款萬靈之與勅守臣而致礼在

祀典以必虔爰罄吉蠲用嚴昭報仰祈聰鑒備享德

馨相邦祚于泰寧擁神休而錫羨唯誠所格雖遠必

通祭雙廟祈雨

唐故張許二公中丞之神自昔至德之初公以忠果

殞于睢陽後人感慕風誼祠而享之于今且三百載

而嚴奉如存者得非以公生既有禦災捍患之功歿

當有遺芳餘烈福于生民宜乎歲時報祈載在祀典

不為無益也今涉秋閏雨將害梁盛其為長人惟茲

是恤心雖深念而力不能救是敢夙夜齊戒致禱于

公既血食此邦惟民是依固宜享于潔誠應以甘

澤使已稔之稼槁而復茂將藉之種時其稔登繫公

之賜也公其鑒

祭喬太尉廟祈雨

漢太尉喬公之神合采之境古祠以十數其最為民

所向信者公之神也去歲冬旱某始齋被請禱祠下

未信宿而獲雨雪之應于是歲時報賽未嘗懈于礼

焉今年自六月不雨至于仲秋禾菽既秀而將握釐

已種而不入農疇咨閔其寔念之不敢不再告于神
惟神嚮既受報于民固當恤此災沴役興雲雨潤澤
一方使時無艱食之嘆然後神享豐盛之祀益無媿
也

祭喬太尉廟謝兩

惟公特起睢陽逮事漢室威名振于郡邑勲勞顯于
朝廷當官靡憚于權豪外學不懷于仇敵有知人之
鑒則時雄慕其德有息民之志則夷貉肅其強至于
屈邦君之尊以徇幽人之節可謂通矣割幼子之愛
以除質劫之患可謂果矣其懿績殊勲伯喈之銘見
矣其令謨明訓孟德之文備矣故去世千禩而英風

凜焉梁碣之間里名未改陵墓之側喬木猶新肇彼
京都巍然廟貌春秋奉享典令具存昨以急景窮冬
愆陽為沴天澤差候而弗作時令當寒而尚溫願惟
長人莫違寧虔編走羣祀交荐令芳緬瞻故墟默致
精禱以公主而利澤天下歿而血食此邦必能顯如
在之靈動至誠之感曾未徑于累日果獲應于其窮
千里王畿畢流于滋液百嘉生物咸達于枯萎冥况
如斯誠心敢怠是用躬率僚吏潔滌牲牢咸造閭宮
祇陳奠掌少通精意用答神休尚期嗣歲之間更賴
陰功之助奠風雨之時若俾粢盛之畢登則夫覽傑
之威靈亘古而不泯吏民之祈報以時而益虔豈不

偉欵

祈雪

歲云暮矣時宜固陰而天澤未臻冬温為沴地爽膏
潤民虞燠苗封圻之間神靈斯主是用祇被穀醴恭
陳懇誠冀陰陽之下通格至和而來應使同雲之瑞
色自府以皆流則潔凜之心吏與民而敢怠至誠之
望神其鑒茲

謝雪

昨以候戒迎冬時愆膏澤爰陳嘉荐致禱嚴祠曾未
決旬果獲冥應其膏之瑞已洽于農疇休證之和抑
由于神造敢具芻馨之禮以陳報賽之勤冀與齊民

共蒙陰陽

祭喬太尉廟祈雪

向以涉冬愆亢徧戶愁嗟不遑寧居是有齋禱今茲
時雪猶及天正萌甲稍滋均種不爽敢具嘉荐聿恭
誠報虔佇丕應嗣滂甘澤冀獲豐楙以康兆民昭事
之勤敢懈常礼

祭諸廟祈晴

封圻之境綿數百里生齒且億仰于嘉生今茲歲成
水潦荐降菽粟被野稔而未獲田萊既汙種將弗入
而陰曠弥月淫霖數來天灾之行寔人自咎幽有神
化主宰其間夫政事失時咎由守吏梁盛不告職在

有司編戶何辜反罹于害長人無狀當被其責敢用
疏瀹祇荐懇誠惟神聰直為靈慘舒是任宜恤羣望
收霽層陰使收登不害于有秋播殖無妨于嗣歲豐
和期報稔沴畢銷民獲阜安繫乃有神之賜

又

雨之霖淫二變垂言必有所以疾陰陽乎今天子聖
神惠慈以虔天命以仁下民宜無是得也傳稱宋大
水公曰孤寔不肅天降之災今刺史古諸侯也千里
蒙病咎將誰執賴之人荐飢者累歲祭祀不豐禮節
不舉此即開霽尚大有年倘刑罰鮮中政教

祭張公龍王廟祈雪

祭于張公龍王之神伏以應龍之德神化無方靜而
淵潛則其用莫見動而天飛則其利尤博故大易之
所贊三聖之所述其至德盛美豈虛也哉賴之近境
地有靈泉神物所蟠廟貌斯在風俗尚信州邑報祈
歲無飢凶寔賴神既今亢陽為沴雨雪不時嘉種將
枯民用咨怨某受天子命作吏于茲惟民疾苦之是
憂惟時災青之是恤所以夙夜惶懼將祈于神案俗
舊儀挹彼源液惟神昔嘗應化于是邦今則血食于
一境又能奮起利用陰運化工驅風召雲灑潤流澤
使千里浹洽五稼滋茂時格和平人叶康請非獨守

吏蒙其福釐抑所以延神体于無窮豈不偉歟

祭張公龍王廟謝雪

近以冬暘為厲農畝愆澤徧走羣祀未獲嘉應粵瞻
淮壩盖有龍穴靈顯異跡莫此一方爰徇民心遵用
祠法靈泉甫暨陰雲遂興雨雪其滂遠近告足恭惟
龍德潛用利見莫測豈守吏虛薄所能感動因荐者
醴昭報神体莫無後艱以永賜貺

祭諸廟謝雨

向以自秋涉冬旱氣為雲並走羣望嘉應猶虛所以
夙夜祇懼不遑寧處念人事之未盡不敢歸之于天
時恐誠意之未孚不敢慢之于祈禱果蒙神鑒爰降

甘澤田疇稍蕪播種漸入迺消吉日用荐嘉牲昭報
厚賜以光靈德尚莫滂沛之惠無為後艱登成之祥
亦莫宜助

祭張公龍王廟謝雨

向以常暘寢譽歷時不雨農疇罔闢播種後期雖徧
請于近祠尚有遲于嘉應俯因眾欲單竭至誠碩瞻
靈湫寔惟龍宅挹茲泉液置彼淨方整夙夜以致虔
迨浹旬而非懈陰雲甫集甘澤沛然長人之心少獲
名寧處千里之廣頗遂膏蘇因荐醴者昭報休惠光
令名于不朽莫丕祐于無窮

春祈嶽廟

惟帝作鎮岱宗奠居震位眷言茲土夙奉嚴祠仰憑
威神大庇生聚春陽戒序精意告虔式禱善祥普安
氓俗俾歲時之有獲庶瘥癘之潛銷遵奉鴻休益虔
大報

春賽諸廟

伏以壤地千里畫為封疆必有神鑒陰為主宰惟是
春秋歲時祈報之事載于禮式守臣奉詔豈敢怠常
惟神歆此馨香賜以冥祐使歲時無水旱之沴疾疫
之灾繫乃有神之貺也

秋賽諸廟

伏以州壤千里山川之神禮有常祀為守土者當奉

事焉夫神者惟民是依民者惟神是庇今歲事登稔
時無凶災寔由神之賜潔粢豐盛荐享不匱亦為民
而報也聰直之靈庶幾其聽之介以景福使無後艱
寔守吏之幸矣

祭勾芒

惟神侷配乾坤功施先稼條風啓發脉土震渝倣載
有期早晚宜示庶禳疵青將獲豐登

祭土牛

爰出土牛示農早晚因茲肇序恭荐令芳教民有初
抑用敦本神其昭監佑以善祥災沴不生蚕稼登茂
敢忘愍祀用答純禧

又

條風解凍陽律茲始土牛著象以示農耕惟神協輔
帝功發育生類用是昭荐默祈純祐霄雪屢降隴苗
既滋庶蒙善祥克遂豐衍民食無害蕃禧所臨敢忘
裡祀祇答靈貺

祭魏武帝

帝肇興王業大庇生人血食此邦威靈如在式臨春
序虔奉祀儀奠錫繁禧垂祐羣品民所仰止神其格
思

祭窮后

神官有世功廟食此土方春發育潔祀神靈虔奉因

章載陳牢醴奠蒙丕祐普及黎元以時降康慰民望
歲報功之典吏職敢忘

祭城隍

神奠守封疆寔司水土惟城郭溝池之固賴聰明正
直之依式屆仲春聿陳嚴祀奠曲岳于靈貺期永庇
于民居

祭牛龍

神以坤順之休協乾剛之靈瞻彼城隅奉茲廟貌仲
春成序薄祭致虔奠需澤之時行慰庶民之望歲

祭五龍

神四靈之長五方是司肇興風雲繁育稼穡適當春

仲用展祭儀奠時澤之不愆俾歲功而有獲

祭土地

神施生庠品大庇羣倫式瞻靈祠近奠公宇仲春戒
序薄具吾虔敢祈及物之功曲降順時之祐

祭天王

神佐命上穹奠居北落護連營之勝氣夙仰威靈鎮
聖壁之嚴闈式遵虔奉仲春屆序薄具致詞敢奠神
聰荐降時祉

蘇魏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蘇魏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雜著

歷者天地之大紀賦

省題詩

南廟策問

李惟幾改字說

題鄴侯家傳後

題枯木賦

題維摩像

題右軍帖

題御前曆子

題胡考甫書華嚴經

題清溪圖

題送詒光序

題灘院記

題應之詩

題張籍墨迹

題名茶記

題巨然山水

題君謨草書

題授經圖

硯銘

書帙銘

歷者天地之大紀賦聖人以通天地之數

昔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曆用明于大紀考星
咸自于初躔合三体以為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
策備數無愆古有善談載于前志因大初創曆之首
述往聖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
紀夫啓閉有日以紀乎至躔離弦望也于此面為
正晦朔昏明也于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
于辰次惟君審璣衡之運所以緒正于元功使民知
寒暑之來然後順修于時利况夫歷為一歲之本紀
明太極之基惟精履之至妙豈深思之與知必也迎

辰以策定畧于儀帝舜則義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
而是司皆所以準厥二氣秉于四時聖有作也人皆
度之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
察理之宜若乃辰集于房日窮于紀孟陬既協于月
建攝提不隨乎杓指國將頌正朔以為令王乃覘情
睢而順理章壽元之書考著于彼子丑寅之正考見
于此可以察發斂于未然定慘舒之所以推其生律
子陽午陰而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是擬且夫
天之運也日與星而代逢地之道也柔與剛而莫窮
非乃聖無以探其賾非立法無以舉其中我乃錯綜
氣候泰稽變通起建星而運算故精歲以成功考連

珠合璧之辰得名尤遠應大呂黃鍾之統三道斯同
用能夠校舊儀審現新度成敗因之而遂紀氣節于
焉而可步于以極陰陽之大端于以備五六之中數
亦何異魯徑比事舉二中以歲成義易窮神合五位
而象布後王以是知厝象不可不審經記不可不循
或立元而謹其始或節事而授于民馮相則致乎日
月保章則志夫星辰以定五十五數以通三百六旬
所謂見道而知治何患以天而占人彼為刻漏以考
中星但紀曉昏之度處璣璇而現大運蓋明氣候之
因犹未若測運動于二儀齊往來于七政建乃星紀
先夫算命吾皇所以監古曆之尤疏頒新書而考正

天人之際因以明焉乃知夫作者謂聖

者題詩象載瑜

一人敦至化象載效嘉祥美擇昭仁感皇華顯道光
再馳聞檻，無外表洋，華轂初彰瑞推輪異服箱
器車雖比美泉露豈同方荐庙歌休德神靈祉式揚

南廟策問

問周制王畿千里其外則九服諸侯之地也而周禮
所載六卿之屬三百六十皆王朝之官其名氏之繁
密典掌之間冗若司市校人賤者之事皆命大夫僅
乎數百隣長比長才治五家皆命士故至于萬人夫
以千里之畿四郊鄉遂園廛場圃之外為田十有一

等官府之給六軍之衆封賞之地皆在其中其餘以
食萬官宜若不足而當時行之為便凡九正之歛致
財賄之入亦寡矣而大祭祀大賓客大軍旅大田役
四者之勞無有虛月度其經費蓋不訾焉而當時不
言其乏我國家統一海內四鄉萬里皆為郡縣一毫
之賦悉歸縣官司會畷入宜若有餘然其設官自者
寺至于州縣不過萬數比周六簡矣而議者猶病吏
負之冗勞于供億至于郊庙祭享數簡而礼畧朝會
宴飲歲不過二三師田講武稀闊而不行軍興調發
不聞于警急方古無事矣而財用未嘗羨盈昔周以
千里用而足今以天下用而無餘其故何也豈今之

徑置不得其道耶將周官之載為虛文耶願陳所以
異同之說以輔當世之直

又

問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
生亦可以勝殘去殺若周至成康漢至文景唐至正
觀皆有國未數十年而仁政治洽或刑厝不用或斷獄
數百或報囚十九古稱至治之極何以尚茲宋興百
四年^餘矣祖宗之休德主上之仁聖未嘗不以恤刑慎
罰^{為意}獄一有疑縱以予民吏或用法深故則廢而不錄
如此則宜省矣然而天下歲報重辟常不下二千其
問忿爭賊害剽盜陵奪甚者骨肉相殘甘心仇怨皆

法不可緩者習俗流敝而至是耶且必世之仁于周
漢唐見矣以我朝之隆盛獨不見其成效欤至于善
人不入于室猶能正惡而歸善以累聖之求治及未
能致茲其故何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蓋
儒者之所願言也盍陳古所以致治而今所以未能
省刑革敝興仁必有本末幸患言之

又

問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
子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矣
此言為政者導民有漸非累久則不能成功故周公
相成王六年然後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是也而伯禽

封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魯後世北面事齊矣又公孫弘報漢武曰周公期年而化臣尚竄遲之此則為政尚乎速也彼大聖賢且猶暮年而為政必三年至于七年而後成功伯禽三年乃以為遲何也太公五月信未洽于民周公何以知後世齊強而魯弱公孫洪才不及古人而以周公為遲然其相漢之迹其效何若此學古者所悉也試講論之

李惟幾改字說

李君名惟幾字景純問于余曰吾幼而名壯而始字夫字所以識其名而稱表之古人又從而規試之說今惟幾之字景純既無以識惟幾之義又非所以

稱表規誠之道吾將易之久矣願吾子擇其宜稱者為惟幾之字焉非特以其所表然亦將蘄所謂自誠者于吾子耳予始重違其請又推朋友相字之說在禮則然而况李君才具優敏心志通達策名從宦有文而能政斯足稱道者又予頃年興之舉進士以里中子論文甚篤則正名為字之說今不得而辭也夫所謂凡者在事隱微而與知之詞也故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書載大禹之謨曰惟幾惟康云尔者盖禹戒舜念慮幾微然後保其安康之謂也又舜作歌自戒曰惟時惟幾者舜以庶工既諧事之當戒者惟在知時幾微而已而仲尼稱顏子之善曰

其殆庶幾謂其舉動言行能慮之于微則其著也茂
有過事之謂也是則幾之為義遠矣淵乎古之聖
賢之治天下也事君也修身也未有不念于是為而
臻其極致也且聖人之幾溫乎誠明賢人之幾發乎
思慮溫乎誠明則不思而適乎中不勉而同其道所
謂知凡其神者也發乎思慮者由勉為而後得戒為
而後弗失其顏氏之庶幾乎在易則曰不遠復在禮
則曰擇善而固執之夫行之而弗思何曰能復之
而弗慎何云固執蓋顏子拳拳于斯未嘗少過故謂
之殆庶幾者豈其思之詳而慎之至也欤噫事之末
彰橫乎思慮是雖聖人賢人且猶念之戒之勤若
是况衆人而不慎哉李君既求字于予因以求其自
誠是不忘乎立身之道也予以朋友之義不得而
讓故原其說兼舉易與書之事以告之而命其字
曰仲思庶乎李君早夜念焉遠慝而就正由是而
之道云尔

題鄴侯家傳後

國相鄴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繁撰述其父泌之事
迹起天寶被呂中間遷謫迄正元中終于相任其所
論著甚悉然于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繁
以罪繫獄謂其將死則先人之嘉謀密議遂不得傳
因得廢紙敗筆于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

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摠
五卷尤為踈畧大類抄節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補數
萬言以充定本云

題枯木賦

枯樹賦故龍閣壽春魏公家傳云褚河南書其卷末
題識止云正觀四年為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予
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幸用事堂
賜二王真跡二十軸因製為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
賦為脚大會羣賢張以示之薛稷崔湜輩見之皆廢
食嘆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屏而今本乃
橫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皆以使穢歲耶抑河南

書此賦自有別本耶不可復知也現其筆力道媚頗
逼二王非河南不能為也而學者多去燕公于志寧
也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封固燕志寧正現末始襲祖
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鄉自有封燕者而
史失其傳耶或志寧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耶
又不可得而詳也予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而誌于
後

題維摩像

張彦遠古今名畫記所載碩長康傳云興寧中瓦棺
寺初置僧象設刹會請朝賢鳴刹注其䟽時士大夫萬
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負打刹獨注百萬象以為大言

後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
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現
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
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錢百萬又論畫体
工用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
志言之狀陵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
縈徽收之為池州刺史過金陵嘆其將圯募工揭寫
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敢
携去至今置于州解丞相晏臨淄公鎮潁日嘗語從
事錄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
以觀之案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

其意態位置固非常畫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為後人
竊取今所存者蓋再徑謄搨矣然而氣象超遠彷彿
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况牧之所傳乎况長康
之真跡乎想慕不足困命工人即其本移寫藏之家
楮又題于像旁丹陽蘇子容記

題右軍帖

予向見二王書帖多矣疑非真跡應是響搨然筆勢圓
勁無毫釐之差都莫能辨其是若所可辨者一紙
數帖及用硬黃耳昔唐文王好二王書天下訪求遺
迹殆盡彼時已患歲久恐遂磨滅因命搨書手趙模
輩傳搨數百本藏之禁中或分賜王公得之者已為

秘寶矣故當時語云趙模一紙尚直數萬錢今覩說之所收一軸凡四紙一十帖寔奇跡也卷末題蕭祐者元和人起處士任至桂管觀察使書畫皆妙堂叙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集真偽為二十卷上之又題疑式正臣則揚少師也每紙皆有正臣字應是其家舊物也丹楊蘓某題

題御前曆子

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蘇某恭覽太宗皇帝淳化中賜知州御前曆子親書三十一字迄今八十餘年筆勢飛動翰墨如新對之歎然孰不悚厲昔漢光武以手迹賜郡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故自臨邛宰

邑者競能其官唐明皇除令長六以勅書訓厲謂之令官長新戒當時郡縣號為得人其猶載于金石之刻或見于詩人之咏歌以為太平之源由此其致或未若神功恤民之勤為之精擇守長親書翰墨以遺之得其賜者超越前代規模宏遠垂于無窮守臣奉之以為大訓不其偉歟

題胡考甫書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本叙云佛為大心衆生說一乘道純真境界超絕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名雖十會指歸一貫通利者刹那見性泥文者多劫迷塗自晉至唐三經播演其書乃完凡十萬正文摠百千妙頌

要言奧義包括萬殊前代名流留心探索則有論鈔
贊圖開示末學入法界門大行于時予熙寧中赴東
陽守道桐江失舟弟息及甥三人不救追悼不已固
作毗盧文殊普賢三像以荐天橫通徑義者以為正
合教意今考父大夫服太夫人之喪三年齋潔書此
經全部八十卷字皆端楷功已圓成仰報劬勞陰助
冥福其勤至矣非特見孝子精誠之意抑可示導門
誘掖之勸因覽巨軸贊嘆不已因假翰墨題于入法
界品之篇末云元祐七年二月初七日丹揚蘇某謹
誌

題清溪圖

予慶曆四年領邑江寧六月馳漕牒之貴池適偶天
章滕公過郡盤桓新居都官魯公退居州第相期為
弄水之游者數四臨青溪望諸山以琴碁銷暑笑言
甚遠迨今五十年矣而未嘗再到公詞畫圖曲盡幽
致言念歲月推遷二賢墓木已拱而老朽巋然覩物
思人不覺感懷因識卷末

題送誓光序

誓光論書法猶釋氏心印發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
手可傳此誠知書者然當時名稱如此而獨不聞于
後世筆跡絕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輩湮沒
無聞不知幾何人耶現諸公稱譽之言蓋非常之僧

流也

題灘院記

唐人多善書者題楷行草徃各盡其妙涉立代而
字体衰矣獨楊公凝式號得筆法洛中碑誌名刻官
寺僧舍多其題識至今尚存按之一時墨迹固不類
矣伯鎮所臨中灘浴室記是其書撰文格雖不甚高
而詞氣宏贍猶有唐人之風範亦可嘉也

題應之詩

應之江表名僧能文章善楷隸南唐昇元保大間為
內供奉中主後主書體与之相類當時碑刻多其寫
者至全盡存惟江寧府保寧寺四注金剛經兼併衆

體尤為精筆此詩乃其真跡也蘓其題

題張籍墨迹

張籍書世罕傳者予頃游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墨
蹟与詩刻今覽此帖疑昔所見者唐人大率能書籍
雖非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尤可佳也丹揚蘓某
子容題

題名茶記

齋已詩人不以書稱在唐季二道既衰然此詩脫洒
不俗筆札亦善信乎名稱于人必有可尚者子容題

題巨然山水

巨然山水擅名江表歸朝尤為當時貴重然而亦靳

其筆故今傳者甚少惟學士院北壁特為音作前賢
詩記中多稱之煙嵐曉景是其措意者嚮見好事家
一二小圖皆題此名記之所收特佳也子容題

題君謨草書

唐明皇有飛白散隸賜上巳曲水宴大字今尚存已
為竒跡矣而君謨又作飛草盡風雲龍蛇之變態非
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真迹者託之此卷遂為竒
寶矣丹楊蘓某題

又

說之與予皆連君謨姻家情好亦均予嚮恃欵密未
嘗求其書而說之所得飛草二軸其他真草又過是

非夫好事之篤何能致其多也如此君謨今亡矣其
書不可復求故因披卷益增悵恨耳子容題

題授經圖

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夢金人既寤以問羣臣通人傳
毅對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
乎因詔使者秦景等十四人如天竺至月支遇沙門
攝摩騰竺法蘭等傳其經像載以白馬還洛陽譯所
得經為四十二章緘於蘭臺石室遂流東夏右攝摩
騰竺法蘭入漢獻經像圖人物十有一治平丁未在
山陽傳史中輝家藏本云其本搨成都佛寺古殿畫
壁栢傳漢魏間筆觀其衣冠服用若後魏周隋制度

疑彼時畫于初意所造耳蘇某子容兼寢北軒題記

硯銘

延平溪石研前此未聞熙寧丙辰建守李侯立之得于劍津遂以相寄云石出水底數十仞温潤而明瑩鎮密而條達其堅不折其廉不剝盖有玉之德焉琢而研之復益墨色端嚴龍尾不足多也予試之信然因銘其背云

其質則石其德則玉既漬既研利用縑牘毫端可濡靡九匪渝功施萬世四者相須

又

子容研銘石出延平西涯淡矩而琢之中厥器面如

切堂引涓水背如青圭去鋒銳比德于玉磨不磷罷龜而食文以治啓土建安邑丹揚世：宝用斯盡意

書帙銘

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

誠

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